

維摩詰經 (二十)

◎ 學堂

【經文】且置是事，居士是疾，寧可忍不？療治有損，不至增乎？世尊殷勤致問無量！居士是疾，何所因起？其生久如？當云何滅？」維摩詰言：「從痴有愛，則我病生。以一切眾生病，是故我病；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，則我病滅。所以者何？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則有病；若眾生得離病者，則菩薩無復病。譬如長者，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；若子病愈，則父母亦愈。菩薩如是，於諸眾生，愛之若子，眾生病，則菩薩病；眾生病愈，菩薩亦愈。又言：『是疾何所因起？』菩薩疾者，以大悲起。」

【注釋】1. 且置是事：暫且擱置這件事，就是先不去談這些玄妙的問題。

2. 寧可忍不：還可以忍受得住嗎？（苦）

3. 療治有損：疾病經過治療有沒有減輕好轉。（道）

4. 致問無量：致以最高的問候。

5. 其生久如：生這個病已經多久了？（集）

6. 當云何滅：應當用什麼方法才能治好？（滅）

7. 從痴有愛：愚痴無明以致生貪愛之心，而有貪愛就會有生死，病就從有生死而來（註：這裡所指的是十二因緣法）。

【淺譯】我們先暫時不要去談這些吧！居士，您所得的這個疾病，是否可以忍受得住呢？病情有沒有治療好轉了呢？不會再加重了吧？世尊對您的病情十分的關切，向您致以最高的慰問。居士您這個病是什麼原因所引起的？已經生病多久

了？要怎樣才能治好這個病痛呢？」維摩詰就回答說：「是由於眾生的愚痴無明而產生起貪愛的心，我的病因此就生出來。因為一切的眾生都生了病，所以我也跟著就得病；如果一切眾生不再得病，那我的病也會跟著就痊癒。這是為什麼呢？菩薩為了救度眾生，所以就進入生死苦海，有生死自然就會有疾病；如果眾生的病都痊癒了，那麼菩薩也就不再得病了。譬如說有位大富貴長者只有一個兒子，這個兒子得了病，父母因焦慮憂愁也會得病；如果兒子病好了，父母的病也就跟著好了。菩薩就是像這樣，對於一切眾生的關愛，就像愛自己的子女，所以眾生得病，菩薩隨之得病；眾生痊癒了，菩薩也就隨之痊癒。維摩詰又說：「你問我：『這個病是什麼原因所引起的？』菩薩的疾病，是從同體的大悲心而起的。」

【說明及引論】菩薩道是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，為了度化眾生，只有再入生死，與眾生和光同塵以方便度化。雖然他們先不去談玄妙高深的佛法，但是文殊師利仍以苦集滅道四聖諦去問候維摩詰，而維摩詰以十二因緣法去回答病因，由於菩薩是不受限於聲聞的四聖諦和緣覺的十二因緣法，只是因為眾生有病才方便示現有病，而菩薩視眾生為自己的自性眾生，就像家人一樣，是一體的，既然是一體的，當然不願見任何自性眾生仍在生死大海中，自然而然就會起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心來救度眾生，所以菩薩的示現有病，

都是因大悲心而起的。

【經文】文殊師利言：「居士！此室何以空無侍者？」維摩詰言：「諸佛國土，亦復皆空。」又問：「以何為空？」答曰：「以空空。」又問：「空何用空？」答曰：「以無分別空，故空。」又問：「空可分別耶？」答曰：「分別亦空。」又問：「空當於何求？」答曰：「當於六十二見中求。」又問：「六十二見當於何求？」答曰：「當於諸佛解脫中求。」又問：「諸佛解脫當於何求？」答曰：「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。又仁者所問：『何無侍者？』一切眾魔及諸外道，皆吾侍也。所以者何？眾魔者樂生死，菩薩於生死而不捨；外道者樂諸見，菩薩於諸見而不動。」文殊師利言：「居士所疾，為何等相？」維摩詰言：「我病無形不可見。」又問：「此病身合耶？心合耶？」答曰：「非身合，身相離故；亦非心合，心如幻故。」又問：「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，於此四大，何大之病？」答曰：「是病非地大，亦不離地大；水、火、風大，亦復如是。而眾生病從四大起，以其有病，是故我病。」

【注釋】1. 以空空：以空慧來顯空性，也就是以透視空的智慧心來空。

2. 六十二見：六十二種邪見，也就是眾生的六十二種不正的心態，這都是因為眾生執著有我所產生的種種我見。六十二見是繫縛生死，能通達無我、空，就能解脫生死。

3. 諸佛解脫：諸佛菩薩的了脫生死。因為洞見六十二見本性空寂，不為六十二見所繫縛，故解脫生死。

4. 於生死而不捨：菩薩為救度眾生也不捨出離生死。

5. 為何等相：是怎麼樣的病相，也就是有何種症狀。

6. 身合心合：合是關係、關聯，身合是與身體有關係的身體疾病，心合是與心靈有關係的心理疾病。

7. 是病非地大，亦不離地大：這個病不是在於地大，但卻也不脫離地大。因為是四大假合，所以不能分離的獨立存在，因此身體是四大假合而生，而病是四大乖違所引起的。

【淺譯】文殊師利又問：「居士！您這室內為何空空的，而且連一個侍者來照應都沒有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諸佛的國土（佛性本空），也都是空空的。」文殊師利又問：「但是，諸佛的國土是如何變成空的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是以能透視空的智慧心來使它變成空的。」文殊師利又問：「既知一切法性本空，那又為何需要用智慧心去空它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空性我們是無法加以分別的，因此才會真正的空。」文殊師利又問：「難道空是可以分別的嗎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有分別的空（分別空和有）就不是絕對的空性，因此就連會產生分別的心也是空的（屬於緣起的）。」文殊師利又問：「那空性是應當要在何處去尋求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應當從六十二見中去尋求。」文殊師利又問：「那麼六十二見又應當從那裡去求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應當從諸佛菩薩解脫中去求。」文殊師利又問：「那麼諸佛菩薩的解脫，又當於何處去求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應當從眾生的心念中去求得。另外，你又問我『室內為什麼沒有侍者？』那是因為凡是一切的邪魔外道都是我的侍者，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眾魔也是眾生，愛樂五欲沉溺在生死不想出離，而菩薩為救度眾生也同樣的不捨生

死；外道們特愛種種的執著邪見，菩薩為度化諸外道，雖然也入於邪見中，但不為邪見所動搖，且能化其偏見。（因此使得眾魔和諸外道都降服順從成為侍者）」文殊師利說：「居士您所得的疾病，是怎麼樣的症狀呢？」維摩詰說：「我得的病是沒有形相可見的。」文殊師利又問說：「您所患的這個疾病，是和身體有關係的身病還是和心靈有關係的心病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我這個病不是身體的疾病，因為肉身是因緣假合乖離不實，但也不是心靈上的疾病，因為心的意念如幻如化，捉摸不定。」文殊師利又問：「人身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風等四大組成的，那麼您究竟是這四大中那一大出了毛病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我所患的這個病不是在於地大，但卻也不脫離地大。對於其餘的水大、火大、風大也都是如此。因而眾生的疾病都是從四大乖違而起的，由於他們有病，因此我就有病。」

【說明及引論】1. 佛教又稱之為空門，是因為佛教宣說空的道理，又以空法（觀我空、法空、有為空、無為空等空理之法）為入涅槃之門，故名空門。按佛教理論，「空」是因緣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，究竟而無實體，這個「空」不能生萬法，能生萬法的是「真空」。因此真空才能生妙有，「真空」是非空之空，空而不空，「妙有」是非有之有，有而不有。可見真空是本體，一切法的本性，是絕對的不是相對性的空性；妙有是作用，一切皆如，表面像是有，實際卻是空。因此，一切隨緣而起的都是虛幻假合，沒有實體，也就是空。本段由室空所引發的七問七答，前四問答是在以空慧來顯「真空」義，後三問答是空性何處求，導引出絕對平等的空性。解脫是心在解脫，不是身解脫，諸佛菩薩和有緣眾生是一體

的，諸佛的解脫不離眾生的心念，解脫的是諸佛菩薩，沒有解脫的是眾生，所以一切的解脫均從眾生的心念中去求得的。2. 菩薩因大悲，入生死度化眾生，諸魔外道也都是眾生，也都是度化的對象，因此為化阻力為助力，本著大慈大悲大無畏的精神，對諸魔外道都能一視同仁去度化，使他們都降服順從，所以才說諸魔外道都是維摩詰的侍者。3. 最後對於疾病的三問答，維摩詰的病是由大悲起，不是緣起的，所以沒有形象，也就看不見；有病必有可合，一定有病的感覺，然維摩詰的病是方便示現的，不是來自於外在不實的身，也不是來自於內在的如幻如化的心念，所以不是心合也不是身合；眾生的身來自於四大，眾生的病也是從四大不調而有，菩薩因大悲才落入生死，其法身本身沒病，因為有四大之身，四大其性本空，而病是因緣聚合之果，並不是四大中任何一大的本身，所以他才說他的病不是由四大所引起的，但卻離不開四大。眾生若沒有病，菩薩就不用示現有病，因此本段歸結出來：「眾生病從四大起，以其有病，是故我病。」

【經文】爾時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「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？」維摩詰言：「說身無常，不說厭離於身；說身有苦，不說樂於涅槃；說身無我，而說教導眾生；說身空寂，不說畢竟寂滅；說悔先罪，而不說入於過去。以己之疾，愍於彼疾。當識宿世無數劫苦，當念饒益一切眾生。憶所修福，念於淨命；勿生憂惱，常起精進；當作醫王，療治眾病。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，令其歡喜。」

【注釋】1. 慰喻：安慰開導使明白。

2. 說悔先罪，而不說入於過去：勸說他要懺悔過去所犯的罪行，不要說罪業入在過去世中，

已成定業，無法轉移。疏讚云：「二乘執有三世，現在作已，入過去世，名有轉移；過去有體，當來感果。大乘之罪，本性皆空，何有轉移？即教病者懺悔之義。」又云：「大乘之罪，熏種在身，未悔已前，念念現在，不入過去，名無轉移。未除不滅，當來感果！而雖教彼有疾菩薩悔先作罪，罪恆現在，而不說罪移入過去，過去無故。」所以大乘說：罪性本空由心造，幻心滅時罪亦亡。這就是說什麼罪都可以懺悔，並且告訴我們不要執著有過去心。小乘認為定業不可轉，那就沒有什麼可懺悔的。

3. 無數劫：無量劫，即多到不可計量的數目。劫為印度極長的時間單位，有大中小劫之分，一小劫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年，二十小劫為一中劫，合成住壞空四中劫而為一大劫，一大劫是一個宇宙的循環週期。凡夫修行成佛要歷經三大阿僧祇劫，即三無數劫。

【淺譯】這時候，文殊師利向維摩詰問說：「那麼，菩薩到底應當說些什麼話來安慰勸解身患疾病的菩薩呢？」維摩詰回答說：「應當勸他說這身體是無常的道理，但不勸說他要厭棄擺脫這個身體；勸他說有這身體就一定有種種的苦痛，但不勸說他要樂於取證涅槃；勸他說這身體雖然是沒有自我的實體存在，反而更要勸說他要教導眾生不執著有我；勸他說這身體雖然終究要成空滅的，但並不勸說他就要進入畢竟的寂滅。勸說他一定要懺悔過去所犯的罪行，不要說罪業是入在過去世中，已成定業無法移轉。這世從自己所受的疾病的痛苦，進而憐憫到眾生所受疾病的痛苦，更應當要體認在過去的累世中，自己為度化眾生已歷經無量劫的苦難，這時應當全然的以饒益一切眾生為念，而自己身上的疾病是不足掛齒

的。當菩薩面臨死亡恐懼時，應當讓他回憶起自己所修的種種福德業，不要使他因想救身疾，就起邪命法，苟且偷生，勸他應當要堅持淨命生活的信念。要勸他不要因病就生憂慮煩惱，要為度化眾生堅持精進的菩薩道修行；要勸他要和佛一樣當大醫王來治療眾生的疾病。菩薩就是要像這樣來慰藉勸解生病的菩薩，且要讓他心生歡喜。」

【說明及引論】1. 既然是菩薩，要慰喻有疾的菩薩，不使他懷憂喪志而退轉，最佳的方式當然是以大乘的菩薩道來勸慰曉諭，而這段由維摩詰親自來解說如何慰喻有疾菩薩，不但是最實際（因為是當事人）而且也是文殊師利的智慧妙招，否則就會如同弟子品和菩薩品一樣，定遭維摩詰的責難。2. 當業力來干擾時，一定會有果來感，如果我們能面對現實，由內心去深深的懺悔，就不會再犯同樣的罪業，但如果我們能更積極更精進的修行菩薩道，藉著行道增長更多的智慧，累積更多的功德，那就能更有效的面對業力，儘快化解。

（待 續）

